## 20121201 黃國昌教授紐約反旺中演講 會後訪談

在臺灣的蘋果日報投了一篇投書,叫作「金錢不能葬送民主」,那篇投書就是這一次正式跟蔡衍明宣戰的檄文,臺灣的公民社會很快的起來,學生要求政府不要再裝死,「裝死」這個詞聽起來不太文雅,但是我覺得學生選這個詞選得非常的恰當,因為臺灣政府正在裝死,這麼重要的價值面臨這麼重要的危機,完全沒有任何積極的反應,消極的說依法行政、言論自由。這些在廟堂上面的高官、掌握權力的人,你們到底知不知道臺灣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是知道臺灣發生了事情,還選擇刻意不作聲,覺得讓它發生也沒有關係,還是真的沒有看到?

前兩天學生在立法院前面抗議的時候,講了另外一段話我聽了也非常的感動:這些官員即使睜開了眼睛也是瞎的。對他們現在目前的反應做了最好的寫照。那問題是,你們可以裝瞎,臺灣的公民、臺灣的學生不會裝瞎,前一個禮拜的活動才只是序曲,這不是一場熱鬧的大遊行,不是一場把情緒宣洩完畢以後大家就回家裝作沒有事情發生,這是一個長期的抗戰,為什麼會是一個長期的抗戰?因為它所牽涉的state,他所牽涉的事情太高了、太大了,那個是臺灣整個目前還可以維繫最重要的根本。所以即使在香港的華人,他們都在關注這樣的事情,我覺得華人最後民主的堡壘能不能夠守得下來,這會是非常關鍵的一役。

提問1: 我想你停留在美國一段時間之後會回到臺灣,你覺得你將來還會繼續怎麼樣從事這樣子一個抗爭的參與或者是……

沒有,其實從8月7月到臺灣到目前為止,跟臺灣朋友的連繫從來沒有間斷過這個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個人的運動,這是一個群體的運動,那我們高興的只是看到說這個群體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有活力,參加的人越來越多,那我個人而言,一樣是跟臺灣這邊的朋友保持連繫,他們在臺灣第一線作戰,那我們其他可能在海外的朋友能夠去提供其他資源,包括了在理論上面的論述,包括了對於整個未來的運動,只要是能夠做的事情大家都在做。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開始慢慢發現說,這件事情的嚴重性跟關切的人已經擴散 到海外來,除了我剛剛講的英國媒體的報導以外,連荷蘭那邊的媒體都報導了, 學生從日本到歐洲到美國,目前也紛紛都跳出來講出他們的訴求,認同這個運動 的理念,共同參與奮鬥。我作為這個運動其中的一份子,當然也是這個樣子。

提問2:老師,那你覺得這個運動你接下來,那你覺得他會不會有一個清楚的論

述出來?因為看到現在就是一個比較激情的嘛。

我不認為說你現在看到的都是一個很激情的東西,你看到那些學生的論述,事實上是背後他們未必真的有去在短時間之內去消化那麼多的資訊,但是他們的功課做得非常非常的足,你去看他們在講那些訴求的用字遣詞上面非常的清楚,就論述上面,這場運動的論述從來就不缺乏,所謂從來就不缺乏指的是說,從3月、4月一路鋪陳,到NCC的公聽會,到前一陣子公平會的公聽會當中,學者所提出來的論述、所提出來的說明早就超過了幾十萬字了,這場運動的論述一點也不貧乏,這場運動的論述非常的充實,而且這場運動也不是只有學生而已,知識界的朋友、學者、中研院的研究員大家通通都出來。

提問3:那到目前為止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覺得現在推展過程當中。

政府吧, 裝死。

提問4:老師,那個現在就是我昨天知道的訊息是說,教育部那邊他們有發一個信件給學校給校方,就是說希望把有參與這個活動的學生的名冊列給他們,那我們會覺得就是說這樣子他好像暗示了一些什麼東西。

當然第一個你聽到這個消息,這個消息我知道啦,就是第一個這個消息出來了以後,我馬上就收到通知了,但是第一時間的判斷是,當然會覺得很憤怒,怎麼好像白色恐怖又回來了,但是我對於這個事情的評價是說,不管後面是誰做這個決定,對於這個決定最好的詮釋只有兩個字,就是愚蠢,愚蠢之至,為什麼愚蠢呢?因為他不知道臺灣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他如果想要達到的目的是去,去嚇人,你參加這樣的活動會有後果,我們會去清算你,那正是他愚蠢之所在,因為他越這樣做,參加的人會越來越多,臺灣已經不是三四十年(前)的臺灣了。

提問5: 是,那老師會擔心這場學生運動又再被藍綠對立這樣子的意識形態去利用或者是說被人這樣子去說?

我覺得當然啦,從旺中集團的角度而言,他一定會最便宜的方式就是把它操作成是藍綠的對抗,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講這從來就不是一場藍綠的對...這從來就不是一場藍綠的對抗,跟藍綠有什麼關係,我在7月的時候,我其實透過我在今周刊寫的那篇文章,為什麼我會寫那篇文章?那個時候其實飛

機紐約落地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知道學生要去中天電視台,我根本接下來沒有辦法睡,我在網路上面看了所有的過程,那天晚上我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講的就是這個是一個公民的運動,跟藍綠對抗一點關係也沒有,為什麼跟藍綠對抗一點關係也沒有?請問在7月31號以前,綠營的政客在哪裡?有人跳出來支持嗎?你有聽到...我不要點名啦,現在都已經出來的人有出來講什麼話嗎?當然有一些比較台面下的事情我...因為我有很多消息,但是不是我第一手接觸的,我通常都不...我通常都不會講。

那我也會知道他們那個時候為什麼選擇靜靜的嘴巴給閉上,當然對於他們來講,他們未必認同旺中集團,他們可能最大的致命傷是,他們沒有學生勇敢,他們沒有學生勇敢,因為對於政治人物來講,最怕就是在媒體上被修理,所以各位如果仔細的去看整個事情的發展是,當蘇貞昌第一次跳出來支持這個運動的時候,時報周刊馬上就報導說蘇貞昌去拜訪黎智英的事情,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他為什麼會在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他就是跟蘇貞昌講還有跟其他的政治人物講,這個就是我處理你們的方式,出來反對我,這就是你們的下場,他們怕的就是這個。

但是問題是他們在怕什麼呢?學生都不怕了,對於他們會害怕的藉口我只能夠說我可以理解,未必代表我贊同那樣的想法,因為這個價值這麼重要,你們如果要作為公眾的領導人物的話,根本就是要站在第一線,那你說用藍綠去操作它,我覺得那個層次太淺了,這個是一個基本價值的問題,我也不要說是反共還是不反共,因為這樣子還要指射得太...就是好像有一個指射一個特定的對象,我們就用一個非常基礎的價值來講,就是你到底支不支持自由民主人權?我覺得這個整個事情的分水嶺的價值是在這裡。

提問6:老師最後一個,那個就是關於你覺得臺灣最後這些媒體有辦法就是走出所謂財團控制或者是政府控制的這條路嗎?

## 有希望,當然。

提問7: 那黃國昌老師就是說,因為你知道最近就是大概在3天前這個公視有話好說他的主持人,他有跟這個公平交易委員會做一個連線訪問。

## 我知道。

提問7: 那周老師他的回應裡面他說他不認為這個就可以直接說是一個壟斷,因為他說就國外的案例來說,他就駁斥說這個市占率沒有辦法去代表壟斷,要從更多的層面去看,那你怎麼看他這個駁斥?

可能他有他自己不一樣的看法吧,那他所指的國外的案例實際的狀況跟臺灣的情況是怎麼樣,是不是相同,可能都不是三言兩語都可以講得完的,那我覺得一個最清楚的方式就是,大家在公平會的程序當中,把它給說清楚,這個是公平會他前一陣子開了公聽會之後,為什麼我們會強力的要求說請他開聽證會,因為聽證會才有法律拘束力,我永遠都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只是擔心的是沒有這整個民主審議的過程,沒有這整個辯論討論的過程當中,就偷偷摸摸過了。

7月25號NCC針對旺中併購中嘉案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大家現在,你如果真的有去看整個目前在討論的事情,你真的會回想說,前幾個月NCC所做的那個決定到底有多重大,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5月11號的時候,NCC針對旺中併購中嘉案開公聽會,在那個公聽會裡面就有提到,很清楚的點出來不公平競爭的問題,講得很清楚,今天為什麼壹傳媒被迫賣?壹電視虧,為什麼壹電視虧?他沒有辦法上架。一個這麼好的數位節目怎麼會沒有…你如果有看過臺灣的有線電視節目,你會發現那裡面50%以上的節目那個是爛的,那根本不曉得在做什麼,在賣藥嗎?然後還是在賣宗教?那你有去看過壹電視的節目,你先不要講喜歡它或不喜歡它,你用一個很客觀的標準是,你看到那些宗教跟賣藥的節目可以上,壹電視不能上,我的天啊!這個市場機制一定有問題嘛!

那你如果今天要講,你今天要講fair competition的話,這個market已經不正常、已經不健康了,因為一個正常健康的market是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的。5月11號的時候,NCC的公聽會又點出來了,調查了嗎?做了什麼事情?Nothing,所以你到11月的時候,你還在講一樣的事情,那過去的這半年當中來,那不是完全沒有進步嗎?

那至於說符不符結合要件所要審議的概念是,所要審議的概念是什麼,那個都不是今天站在這邊可能用很短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講出來的,但是不管那位學者是誰,不管那位公平會的委員是誰,只要在一個公開的forum上面,我們一定都樂於正面迎戰,大家出來把道理講清楚。

錄影者: 老師我那個現在在錄影, 然後我想要說那個能夠傳去給在臺灣抗議的學

生朋友,那你可以跟他們說兩句話嗎?

你們做的事情我覺得令很多人感動,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朋友出來支持你們的原因,那能夠作為你們的一份子共同參與這場運動,我覺得很榮幸。

錄影者: 謝謝老師。